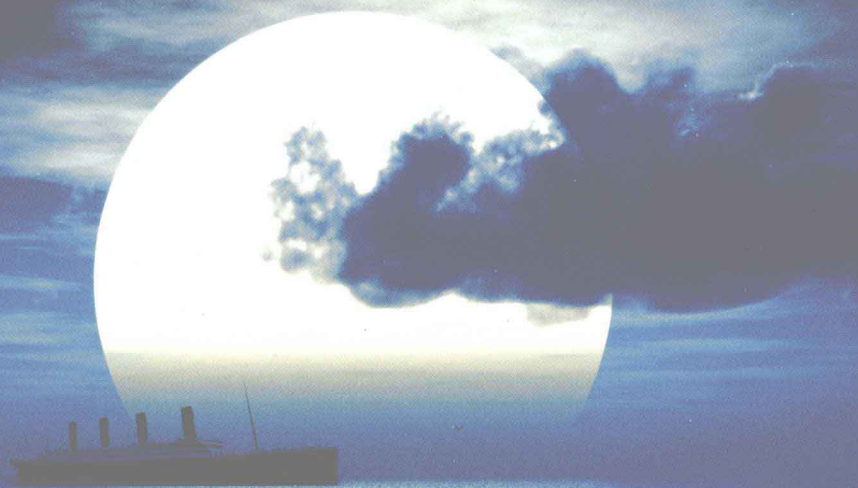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沉船之后

The Dressmak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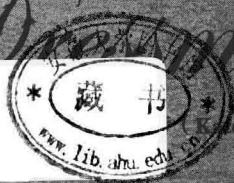
[美] 凯特·奥尔科特 (Kate Alcott) 著
孙如铁 译

苔丝飞快地朝四周搜索，
当她意识到轮船这边的救生艇已经全被开走时，
她的心立刻沉到了底。



沉船之后

The Dreammaker



(Kate Alcott) © 著
孙如铁 ©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船之后 / (美) 奥尔科特著; 孙如轶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2. 9
ISBN 978-7-5411-3573-6

I. ①沉… II. ①奥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7658号

THE DRESSMAKER by Kate Alcott

Copyright: © 2012 by Kate Alcott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2

by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2-136

沉船之后

Chenchuan Zhihou

[美] 凯特·奥尔科特 著 孙如轶 译

责任编辑 向 华

特约编辑 尹艳霞

特约监制 孙淑慧

封面设计 平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270千

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573-6

定 价 32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慧的风，性灵的阅读

沉船之后
The Dressmaker

· 一如既往，献给弗兰克 ·

第一章

幸运之门 · 001

苔丝尽情享受着她在这头等舱的新生活。她可以坐在夫人的椅子上打量着来来往往漫步的上流人士，看着他们谈笑风生。这些人的名字她都知道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。这里的人生活悠闲，就像是在度假。

第二章

生死之间 · 047

苔丝望着远方的冰山处，它在慢慢地后退，退回到黑夜之中。如同高塔般参差不齐的冰山，肃穆而冷峻。如果她在之前仍有怀疑的话，眼下那些怀疑都已消失殆尽；此时此刻，他们必须搭上救生艇。苔丝飞快地朝四周搜索，当她意识到轮船这边的救生艇全被开走，她的心立刻沉到了底。

第三章

安全获救 · 061

苔丝无法从记忆中抹去那张脸，那张孩童的脸。一个男人把一个孩子高高托起，女孩的发辫上扎着黄色的丝带。倘若还有一点时间，她就可以救她。她的胳膊和双手都很有力，本可以将小女孩接过紧紧地抱住，将其放到救生艇里。

第四章

奢华晚宴 · 103

她哀悼着船员的无能为力和帆布救生艇的脆弱，哀悼着极致的寒冷与恐惧。她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如何在冰冷刺骨的海水渗入脚趾和脚踝之时，成功抵挡住其余生还者的歇斯底里……

第五章

听证会 · 129

听证室里的观众彼此面面相觑——有的愤愤不平却带着一丝讶异，有的躲躲闪闪，左顾右盼，却又一言不发。苔丝瞪着那个证人席上的男人，她以前遇见过说谎高手，他们淡定且极具说服力，肯定会有些人相信的。

第六章

工作室 · 153

苔丝努力把这个美好地方带给她的幸福感暗藏于心。之前的她怎么能预见这样令人陶醉的一切呢？尽管只是捧着那些织品，看着那些人优雅地拼接和缝制珠饰的缜密工作——这是多么与众不同的一天。

第七章

惬意的日子 · 177

从一开始，两人就配合默契，灵动的舞步流露着迷人的优雅。在被掌声与欢呼所簇拥的同时，他们的爱情也在悄然滋长。简抬起头，微笑着等待乔丹愉悦的脸庞点亮整个房间。天底下有

多少女人拥有如此珍贵的爱之礼物呢？

第八章

自杀事件 · 195

她做了一整晚的噩梦——梦见自己主动跳到铁轨上，试图保护露塞尔避开迎面而来的火车；跟着，她走近一间房，看到被一条丝质腰带吊死的乔丹·达林——为什么头昏脑涨的自己会梦到这样的景象？

第九章

“冷眼相看” · 215

换了任何人都这么做。我不怕说出来，如果有人人群中挣扎，我会把他们救上来。但是，让我加入到人群当中，就变得毫无意义。

第十章

翻案 · 237

或许，整件事就是围绕着两个彼此敌对的水手和一个白痴之间的故事罢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她对于之前行贿事件的陈述彻底颠覆了他的描述版本。

第十一章

左右为难 · 253

这一秒，有人站在一边；而下一秒又会站到另一边。这是权宜之计。

第十二章

两个男人 · 278

此刻，芭丝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她再也不能将这两个男人同时放在自己的心上了。

第十三章

纠结 · 301

他已经功成名就，而不是那种只为争一席之地而苦苦奋斗的人。她生平第一次可以轻松舒适地生活。况且，这些都即将触手可及，多么令人激动啊。别想吉姆，不要纠结。

第十四章

辞职 · 317

她不关心吉姆的生死，而更在意谁应该登上自己的救生艇。一切的一切——织物、服装、梦想——全都建立在自私自利之上。只有一件事可以令人钦佩，就是船沉之后吉姆的行为。

第十五章

达林太太的证词 · 333

一时的鲁莽改变了我和我丈夫的人生，或许，同样的决定也改变了船上其他人的命运。当我丈夫去世时，我很想因此责怪他，也想逃避责任。可是现在，不一样了，我想承认我还没有强大到那么勇敢，如果其他人也有和我同样的感受，你们要知道，你并不是一个人。

第十六章

时装发布会 · 355

为什么活下来的人要面对责罚？难道是我们引发了这场灾难？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，看见船沉没的过程吗？我的上帝啊，那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当时，船头直下水里，仿佛就是个玩具，一件大自然的玩具；那是没有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经历过的场景，而我们不是应该毫发无伤地回来吗？

第十七章

妇女参政权游行 · 377

亲爱的苔丝，我告诉过你要寻找机会。抬起头，别低下。不要为了安全感而妥协，要努力前进——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要勇敢地去尝试。

作者的话 · 397

苔丝尽情享受着她在这头等舱的新生活。她可以坐在夫人的椅子上打量着来来往往漫步的上流人士，看着他们谈笑风生。这些人的名字她都知道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。这里的人生活悠闲，就像是在度假。

沉船之后 
The Dressmaker

第一章 幸运之门



法国，瑟堡

1912年4月10日

苔丝把床单边沿拉直，再依次扯住四个边角，用力地将其压在床垫之下。她退后了几步，看看是否铺得整齐。然而，床单看起来依然显示出束状的褶皱。若是被这房子的管家看到，肯定会招来一顿轻蔑的训斥和怒骂。不过，这些她都不在乎。

苔丝扫了一眼窗外，一个女子正从楼下走过，头戴一顶绚烂的帽子，上面镶着一根深绿色的丝带。她的手上把玩着一把大红色太阳伞，脸庞灿若桃花，举手投足间尽显自信与阳光。苔丝努力把自己想象成如那名女子一般，再不会受到凌驾于她的任何人的批评苛责。她弯曲着手指，几乎能感觉到自己握着光滑发亮的伞柄。待她稍后回过神来，那个女子早已不知所踪。

苔丝回头打量着尚未铺好的床，心想，不能再存有幻想，一分钟也不能。



苔丝走进中央大厅，她停下脚步，恰好从大厅尽头那面镀金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样子。一头乌黑的长发被随意盘成发髻，微微上翘的下巴不偏不倚地映照在镜子里。然而，毫无疑问，此时的难堪也在镜子里一览无余：一个瘦削的年轻女孩，身穿黑色长裙，腰系白色围裙，手里抱着一堆脏床单，一顶用人帽端端正正却又傻不拉几地盖在她的脑袋上。好一副奴役的惨状。苔丝忍不住把帽子拉扯下来，顺势朝玻璃扔去。她不是个仆人，她是个女裁缝，而且是个很不错的女裁缝。她的付出应该物有所值。现在她却被骗来干这个。

苔丝把脏兮兮的床单倒进洗衣槽，她一边爬上楼梯，一边解开围裙，朝三楼的房间走去。码头工人们说过，工作机会是有的，就在今天那艘开往纽约的游轮上。是的，就在今天，毋庸置疑。她扫了一眼这间小屋，手提箱是不能拿了，要是被女主人看到她要离开，是断断不会肯的。此刻，她脑子里浮现出母亲的样貌。嗯，是的，她需要钱。她拿起素描本，那里有她所有的设计图。苔丝转而脱下工作服，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接着又把一些内衣袜和仅有的物件塞进一个帆布口袋。最后，她把目光锁定在那件盖在缝纫机上的未完成的舞会礼服，紧盯着上面皱巴巴的白色天鹅绒小蝴蝶结，这可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缝在那蓬蓬的蓝色丝绸礼服上的，某些领薪水的人本应把这件礼服完工。她环顾四周，还有别的什么吗？没有了。

苔丝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想把脑子里萦绕的父亲声音给剔除。“不要摆出一副大小姐样，”他总是这样警告她，“你不过是个乡下丫头，要谦卑一点，守好自己的本分。你拿到的工资已经不少了，不要清高到毁了自己的人生。”

“我当然不会毁了它，”苔丝忍不住低声反驳，“我会让生活

变得更加美好。”

然而当她最后一次转身离开房间时，他一如既往刺耳的训斥声依旧在脑海中回荡，“当心，你这个蠢丫头。”



露塞尔在瑟堡码头的人群中穿行，靴子的后跟深深地嵌在脚下腐烂的厚木板中，感觉像是踩在了海绵上。她把银色狐狸毛披肩围在脖子上，很享受这厚厚的狐狸毛带来的绵软感。跟着，她抬起头，立刻便吸引了众多注视的目光，有些是被她亮丽的一头红发所吸引，而其他人则一眼认出了她是谁。

露塞尔望着妹妹哼着某首刚出炉的新歌，旋转着手里的红色太阳伞快速向她走来，“你很享受这种无忧无虑的感觉，是吧？”

“我在努力变得被人认同。”妹妹嘟囔道。

“我没必要和你去争，你已经是焦点人物了。”露塞尔说，声音有些沙哑但却充满了傲慢。

“唔，够了，露西，你的关注度也不少呢。说实话，你最近的脾气变得好差。”

“如果你要在几周内的时间推出纽约春款系列，你也会脾气暴躁的。我只是太担心惹来一些闲言碎语，他们说什么女人的裙子越来越短，胸部越来越平。你需要做的，就是再写一部关于这些人的小说。”

姐妹俩挤过几十个手提箱向前行进，箱子上的铜色铰链在渐渐黯淡的天色中闪耀着金光。潮湿的尘土彼此交叠地弹到她们高档的羊毛裙上，形成层层污垢。



“真的，我做生意的工具可比你的更好携带。”艾莉诺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那是自然，我是不得已才有了此次行程。因为除了我，别的人都没有足够的水平来组织和举办这次时装发布会，我必须亲自披挂上阵才行。所以，麻烦你不要说得这么轻飘飘的。”

艾莉诺“吧嗒”一声把太阳伞收起，一只弧度优美的眉毛顺势扬起，“露西，你不会这么没有幽默感吧？我来这里只是给你打气送行的，祝你旅途愉快。现在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呢？”

露塞尔叹息了一声，随后顿了顿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“不，别走，”她说，“其实，我很希望你能与我结伴同行，我会想念你的。”

“我当然也想和你一起走，但是编辑一直在催稿，这周末我得交付那些改好的稿件。”艾莉诺的声音又变得明快起来，“无论如何，你还有科西摩——他是多么好的爱人啊，虽然不怎么懂得欣赏诗歌。”

“只是个小缺憾罢了。”

“他是个很可爱的人，而他给你的最好礼物就是那个显赫的身份。这么说是不是太直接了？但这是事实，他不懂欣赏文学。”艾莉诺叹口气，“而且人还比较无趣。”

“胡说。”

“这是你我都明白的事。对了，他在哪儿呢？”

露塞尔朝人群中望去，搜寻着那个高大瘦削的科西摩·达夫·戈登先生。“怎么耽搁这么久？倘若有谁能让事情及时有效地开展，那肯定是科西摩。”

“必须的，这是他的工作。”

露塞尔一脸无辜，她犀利地看着艾莉诺，但似乎又看向了别

处。



在远离造船厂的山上、诺曼底海岸悬崖边石砖堆砌的某处公寓里，苔丝走下楼，来到客厅。她在等待她的女主人，一个古板的英国女人。她的双唇很薄，薄到似乎粘在了一起。

“我只想要回我的工钱。”苔丝早把装着衣服的帆布口袋藏在裙子的褶皱里。她看到门边的桌角上躺着个信封，便慢慢朝那个方向挪去。

“苔丝，你还没有缝完我的舞会礼服。”这个女人说道，语气比平日里听起来还要苛刻，“还有，我儿子今早在大厅的衣橱里连一条毛巾都找不到。”

“他现在应该能找到。”只不过，她并没打算回到楼上去。她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堆放着一大叠亚麻品的衣橱间，不用和那个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少年不安分的细长手指做斗争。放在桌上的就是她的信，她能看见信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。平时，她都会躲着不去听这些个抱怨。而眼下，她只能继续朝着桌子的方向移动，越靠越近。

“你之前也是这么说的，我现在要去楼上检查。”眼看苔丝伸手去拿信封，这个女人喊道，“苔丝，我还没说要给你呢！”

“也许您是没说，但这是我应得的。”苔丝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苔丝，不懂礼貌的人一点都不可爱。你最近一直都神神秘秘的，倘若在我给你之前你就自己拿走信封的话，就表明你不想再在这里待了。”

苔丝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觉得头有点晕。她随后拿起信封，将其



紧紧地握在手心，生怕会被谁抢走。

“那就不待了吧。”一说完这句话，未等任何的答复，苔丝便径直打开那扇装饰华丽的大门，那扇她再也不会去擦洗的门。在经历所有的幻梦与思量后，她朝着码头出发。此刻，该是前行的时候了。

由于长了苔藓，码头显得很滑。苔丝站在喧嚣的人群中，带着一颗“怦怦”直跳的心，呼吸着带有咸腥海水味的空气。可是，招工广告在哪里？她忽然瞧见一个身穿大铜纽扣制服的男人，此人负责为那艘大船招聘清洁工和厨房擦洗工。她随即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不太地道的法语混合着跟他搭话。

“你来得太晚了，亲爱的，服务员都已经招满了，而乘客马上就要上船了。你不太走运呢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

无论苔丝的笑容多么灿烂，她的计划终究失败了。笨蛋，真应该早点来。现在怎么办？未来将会如何，无从知晓。她忍住空落落的心情，努力地思考着办法。或许可以找个照看孩子的工作，有过照看七个弟妹的经历，她会是个很好的保姆。她继而下定决心，不要怕麻烦，只要找对人说对话，就可以走了。她不能，不能就这样被困住，她要解脱。

然而，她并不是个起眼的人物。当苔丝随后问及一对英国老夫妇是否需要旅途陪伴时，他们竟然吓得连连后退。而当她又问到一对带着孩子的夫妇时，他们先是略带怀疑地看着她，接着便礼貌地摇摇头，小心翼翼地避开。此刻的苔丝还能期待什么呢？她看起来肯定很绝望：乱糟糟的头发，乱糟糟的一切。

